

跨文化传播译丛 WILEY

Paul McDonald Janet Wasko

The Contemporary
Hollywood Film Industry



当代好莱坞 电影工业

[美] 保罗·麦克唐纳德 简妮特·瓦斯科 编

范志忠 许涵之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跨文化传播译丛

Paul McDonald Janet Wasko

The Contemporary
Hollywood Film Industry

当代好莱坞 电影工业

[美] 保罗·麦克唐纳德 简妮特·瓦斯科 编

范志忠 许涵之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好莱坞电影工业 / (美) 麦克唐纳德, (美) 瓦斯科编; 范志忠, 许涵之译.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12

书名原文: The contemporary hollywood film industry

ISBN 978-7-308-13886-4

I. ①当… II. ①麦… ②瓦… ③范… ④许… III. ①好莱坞—电影事业—研究 IV. ①J997.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9884 号

当代好莱坞电影工业

[美] 保罗·麦克唐纳德 简妮特·瓦斯科 编 范志忠 许涵之 译

责任编辑 王志毅

文字编辑 周元君

营销编辑 李录遥

装帧设计 八月之光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制 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33千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3886-4

定 价 6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sb.tmall.com>

总 序

1648 年以前的世界，不过是一个个隔离的孤岛，虽然出现过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古印度及中国等四大古代文明体系，但这几大文明基本上只有地域性影响力，全球性秩序还没有成为表征那个时代的重要概念。欧洲 30 年战争后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把王权和神权的边界确定下来，承认国家主权不可随意被剥夺，欧洲文明开始了全球性扩张，主权国家的概念也影响到世界格局的确立，全球性秩序逐渐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近几百年来，一直是欧洲文明主导着世界秩序。不过海湾战争后，特别是苏联和东欧的解体、两极格局的结束变成了美国一家独大的世界格局，这个阶段世界秩序出现了一个新的特征，那就是人权、民主等普世原则等成为超越主权的新的游戏规则，成为美国强势在全球施展影响力的主要工具。当然，最近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动作多少从美国制定的游戏规则和美国近几年单方面行动的作为中获得了一些灵感。尽管第 68 届联合国大会 2014 年 3 月 27 日投票通过有关乌克兰问题的决议，申明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同时敦促各方通过直接政治对话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但俄罗斯置联合国决议不顾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因为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大会决议与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有所不同：前者具有政治影响力，但没有法律约束力；后者具有强制性，相关国家必须接受并履行。

尽管金砖国家在迅速崛起，但当今的世界格局，仍然是美国一家独大。美国除了军事和外交方面的强势影响外，美国还借助其先进的传播交流技术（尤其是交通与传媒技术）的飞速发展，主宰着全球的经济、

消费与文化的全球化进程。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认为，无论是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体系、国际金融都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现象，美国主导的经济、文化与政治游戏规则成为这个世界的不二法则。

网络社会的兴起、跨境物质的流动、全球各地区间人类生活方式的互相连接使得“社会”这一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符号和人都很复杂、易变，产生了一种由“社会化”到“信息”“传播”的转变。^[1]安娜贝拉·斯瑞伯尼（Annabelle Sreberny, 2000）曾指出，“当代修辞学主张，我们生活在一个单一的世界里，在其中，事件与空间均已消亡，距离的体验已不复存在”^[2]。诚然，随着海底电缆、卫星电视、移动电话以及互联网的出现，国际电信使得时空逐渐消亡，让全世界的人际关系获得自身的即刻性和内在性。全球信息传播重新界定了全球和地方的物理界限，厘定了时间的线性进程，这些都不再虚幻。^[3]

新兴的媒介技术和通信手段，尤其是因特网，让人们产生了错觉，以为重构时间与空间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现象。麦克卢汉一样观察到，空间消亡而时间成为关注的焦点是电子时代的决定性结果。但事实上，传播权力并没有因为传媒技术的进步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不少学者的研究便表明，全球数字鸿沟仍然存在，在线信息往往以欧美国家为中心，国家信息流，仍然是从发达国家流向非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生产的文化产品、娱乐产品，仍然主导着全球文化消费市场。但正因为美国的强势地位，让许多人开始反思“西方是最好的”这一观点存在的问题，包括法国、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更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南非等金砖大国，重新评估自己传统文明的价值和意义，一股去西

[1] Lash, S., Urry J., *Economies of Sign and Space*, London:Sage,1994; Castells, Mannel,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Oxford: Blackwel,1996.

[2] Sreberny, Annabelle,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In James Curran and Michael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3rd edition (93-119). London: Arnold,2000.

[3] Appadurai, A.,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 Bass, A.,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to J. Derrida. In Writing and difference*, ix-xx.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方化、“脱美”的风潮正席卷全球，“欧洲中心论”、“冲击—反应”、“传统与现代”等传统模式无一不再受到更广泛、更严厉的挑战。

与世界权力格局向东转移的同时，重建国际信息新秩序也成为自醒自觉民族和国家的普遍认同。问题是，世界权力的转移是否会导致新的国际冲突？世界和平的理想，是否能够从中国、印度这样的传统文明中获得新的营养？未来的国家实力，如何在硬实力与软实力之间找到一种良性的平衡？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真的是世界潜在的规律？

笔者认为，影响世界和平最关键的因素是资源稀缺所导致的利益之争，但与此同时，那种“你们”与“我们”、“东方”与“西方”之类的二元思考框架，也影响着人们无法超越自我格局的思维定式。这种“你们”与“我们”、“西方”与“东方”的区隔，不仅表现在地缘政治、经济利益之中，也表现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等方面。从“黄祸论”到“中国威胁论”、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到布热津斯基的“全球权力危机论”、从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论”到保罗·肯尼迪的“美国的衰落论”，都能够发现“西方”与“非西方”、“我们”与“他们”的实质性区别。诚如保罗·柯文所言：“美国人在处于逆境时，依然可能在感情的最深处不由自主地回到那种经过夸大的‘我们’与‘他们’的两分法思想中去，认为‘我们’代表‘文明’，‘他们’则代表文明的对立面。”^[1]这种思维定式以自我为中心，建构对于他者的想象，误解、误读与认知偏见在所难免。民族国家间、宗教信仰间，乃至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间之隔离与冲突盖与此有着密切勾连。在全球化时代，社会交往频度、广度和交往技术都较以往有着根本区别。因此笔者认为，人类社会唯有完善“与他人共在”的交往理性，超越“东”/“西”的二元思维定式，方能化解文明之冲突，建立起和平的世界交往秩序。^[2]

历史上从来不乏智者对此进行深入的思考。芝加哥大学的谢尔登·波

[1] [美] 保罗·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59 页。

[2] 吴飞：“与他人共在：超越‘我们’/‘你们’的二元思维”，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 年第 10 期。

拉克 (Sheldon Pollock) 教授曾出版过一本专门论述世界主义精神的著作, 名叫《世界主义》。在该书中, 他专门讨论了印度的世界主义精神, 以及这种精神与欧洲历史上出现的世界主义精神之间的差异。与世界主义对等的概念——“天下”, 同样见之于中华文明。它的确隐含了“世界主义”的含义。“天下主义”与西方的“世界主义”尽管存在差异, 但它仍可以看作是古希腊“世界主义”的对应词 (杰拉德·德兰迪、郭忠华, 2011)。^[1] 在西方, 随着希腊城邦扩张到波斯, 然后又到印度, 四海为家的世界主义思想便自然而然萌生了。古希腊犬儒学派的代表人物第欧根尼声称“我是一个世界公民”, 第一次清楚地表达出世界主义最初的理念之一就是追求个人自由。而智者学派的安提丰 (Antiphon) 的雅典思想家就“以毫不含糊的词语断言, 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 并谴责贵贱之分和希腊人野蛮人之间之分”, 他的见解“表述了一种坚定的世界主义”。^[2] 之后斯多葛派的哲学家们认为, 世界主义是一种普世观念, 反映了人类成员间亲密而安全的关系, 就其本身而言, 它不是一种个人的自由行为。斯多葛派批评了古希腊人思想中将政治团体局限于城邦的倾向。芝诺 (Zeno) 认为, 一个理想的世界城市应建立在一个囊括更广泛的人类社会成员的基础之上, 他强调政治责任来源于强烈的主观情感。公民是宇宙整体的一部分, 即国家应当是一个世界国家的想法, 形成了罗马人和基督教思想的世界普救说的基本观点, 给当代社会展现了一种超越我们现在所属社会的人类社会的景象。

1772 年法国著名思想家让-雅克·卢梭在他的《关于波兰政府的思考》一书中, 预见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在这个新时代里, 再没有法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甚至英国人之间之分, 而只有一种人的存在——欧洲人。他们有共同的品位、一样的激情以及相同的生活方式。1784 年康德发表了《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遍历史》, 宣称历史正在趋向于缔造

[1] [英] 杰拉德·德兰迪、郭忠华: “‘世界主义’共同体如何形成——关于重大社会变迁问题的对话”, 载《学术月刊》2011 年第 7 期。

[2] [德] E. 策勒尔: 《古希腊哲学史纲》, 翁绍军译,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97 页。

一个世界主义共和政体的秩序，而这一秩序将取代由民族共和国组成的世界。1795年9月29日71岁的康德写下了著名的《永久和平论》一文^[1]，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提出了法律层面的世界主义（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世界主义宪法），开创了世界主义政治哲学，再次将世界主义推到学术前台。不过，尽管世界主义的思想无论在自由主义者还是在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都可以找到知音，但在理论和实践上却很长时间处于停滞状态。

直到冷战之后，随着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瓦解、信息技术革命、全球化和移民运动，以及各种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全球公民社会的壮大和全球治理的发展，世界主义的理念也得到广泛的复兴和发展。人们发现，国家不再是国际体系中的唯一行动者，尽管它仍然是最重要的行动者。相反，在处理全球公民社会的事务中，国家已越来越力不从心，各种跨国组织和国际协议（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APEC、G20、奥委会、绿色和平组织等）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2]尤其是在“9·11”事件之后，恐怖分子、买卖武器者、洗钱者、贩毒者、拐卖妇女儿童者和知识产权的现代抢夺者都是通过全球网络运作的。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官员——警方调查员、金融监管者，甚至法官和立法者——越来越在全球范围的网络上交换信息和协调行动以打击全球犯罪，解决共同的难题。^[3]尽管正在形成的全球公民社会是否能组成一个世界之城仍不确定，但它的确为建立一种新的世界主义奠定了基础。

当然“世界主义”不过是众多关于国际新秩序思考的一种向度，其他诸如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文明冲突论、天下体系、依附理论、文化帝国主义、软实力论等，都各领风骚，在国际关系与全球传播中占有一席之地。

[1] [德]康德：《永久和平论》，何兆武译，载于《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97—144页。

[2] 参见[英]罗兰·罗伯逊、[英]扬·阿特·肖尔特、王宁等主编：《全球化百科全书》，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3] [美]斯劳特：《世界新秩序》，任晓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近几年中国一直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并明确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础。其基本内容是：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但这种新秩序的建立，注定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总之，进入 21 世纪以来，地球虽然还是那个世界地球，但全球秩序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全球化、新媒体技术、软实力、符号资本等成为传播学研究者最为关切的核心概念。而随着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经济上取得巨大发展，GDP 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作为世界重要成员的国家身份认同变得异常强烈，中国领导人顺势提出了中国梦旗帜，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努力重构自己大国形象并谋求在世界格局中的有利地位。因此重构与自己实力相当的国家形象就变成当下最热门的研究课题。但如何向世界说明中国，如何清晰地表达中国的和平发展理念，同时又如何向国人说明“中国梦”以求形成整合力量，仍然是相当复杂而艰难的工作。

为此，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组织翻译了这套丛书。这些著作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全球传播与跨文化传播方面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对中国学界、政界，甚至是商业领域都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丛书的译者，大多有较长时间的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学习经历，数位译者在海外工作，这确保了翻译的质量有一定的保证。浙江大学出版社有一支优秀的出版编辑队伍，他们辛苦的劳动和认真细致的工作，使这套丛书得以顺利出版，特此致谢！

吴 飞

2014 年 3 月 28 日

译者序

作为西方工业文明时代科技进步的产物,“电影是一种过去和现在都是多面性的现象,它同时是艺术形式、经济机构、文化产品和科技系统”^[1]。因此,和以前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相比,电影都是一个更为复杂和庞大的体系。首先电影的拍摄不仅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还需要编剧、导演、摄像、演员、道具、美工、剪辑等各个工种的集体合作才能完成。同时,电影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凭借影像传播的直观性而深受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青睐,因此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会通过审查制度、资金投入、发行放映制度等方式介入到电影的生产、发行、放映等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电影产业是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这个产业称霸全球的,则是好莱坞电影工业。

本书作者认为,好莱坞电影业基本是立足于知识产权的,好莱坞控制销售、展示和电影再制作的合法所有权来盈利。与传统好莱坞注重电影产业不同,现代好莱坞工业更注重多元衍生品产业链,它包括了诸如电影、电视节目、碟片、音乐专辑、电视游戏的背景音乐来源、甚至玩具、服装、食品以及主题公园,等等。作者在书中认为,“这一产业链加入了这么多了商业元素,以至于电影本身甚至已经消失了”。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好莱坞”也许不再位于好莱坞,但是至少存在或接近于洛杉矶,也存在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巴黎、华沙、悉尼、孟买以及上海。本书所要探讨的,恰恰就是现代好莱坞电影工业所面临的来自于一系列新的合作、技术、空间与文化的挑战。

[1] [美] 罗伯特·C. 艾伦、道格拉斯·戈梅里:《电影史: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颇为有趣的是，恰如好莱坞电影制作本身来自于各个领域杰出人才的集体贡献，本书作为论文集，同样荟萃了来自不同研究机构富有成就的学者的深入研究。与人们常见的那种松散型论文集不同，本书诸位作者分工明确，逻辑关系严密，分别从工业结构、产业动态和国际领域等不同维度，层层深入地阐释构成好莱坞电影产品、出品和展映的结构性组织；产业中诸如劳动关系、明星的系统性推广、电影产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知识产权控制等若干动向；此外还有好莱坞与海外市场的历史渊源和发展现状，国际电影产业与好莱坞之间既抵抗又合作的矛盾特征与冲突关系。

因此，与国内众多关于好莱坞电影类型、文化等的书籍相比，本书的论述领域可谓独树一帜。尤其是中国电影产业发生的今天，本书的诸多观点，相信对国内业界和学界乃至政府主管部门都会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最后，我们要感谢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吴飞教授的鼓励和支持，正是他独具慧眼的坚持，我们才有机会接触并翻译这本论著；也要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北京启真馆的编辑周元君女士，正是她的耐心和细致工作，才确保了本书的翻译质量。长达近两年的翻译，是一种艰苦的挑战，甘苦自知，浙江传媒学院电影学院教师许涵之甚至为此远赴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查阅相关资讯。但是，其中肯定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还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

范志忠

2014年9月15日于杭州

作者简介

保罗·麦克唐纳德，朴茨茅斯大学电影电视研究教授。著有*The Star System : Hollywood's Production of Popular Identities*以及*Video and DVD Industries*，同时也参与编辑了英国电影研究所的国际银幕工业系列。

简妮特·瓦斯科，俄勒冈大学传播学研究主席。著有*How Hollywood Works , Understanding Disney : The Manufacture of Fantasy*以及*Hollywood in the Information Age : Beyond the Silver Screen*，编有*Dazzled by Disney? The Global Disney Audience Project*等，同时也发表了大量关于传播政治经济和民主媒介的作品。

译者简介

范志忠，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国际影视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浙江大学广播电影电视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影视艺术与新媒体学系主任。教育部高校戏剧与影视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副会长、中国新闻奖评委、长江韬奋奖评委、中国国际动漫节美猴奖评委、中央电视台节目评奖专家、北京电影学院影视研究基地研究员、中国长三角戏剧影视学会副会长、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电影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浙江省作家协会影视文学创作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电影电视剧审查委员会委员。作品先后获中国电视剧飞天优秀论文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中国电影金鸡奖理论评论著作奖、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优秀论文奖等荣誉。

许涵之，浙江传媒学院电影学院教师，浙江大学影视传播博士，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出版学术专著一部，在《当代电影》、《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等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目录

鸣谢.....	I
引言：好莱坞电影产业新态势.....	1
保罗·麦克唐纳德 (Paul Mcdonld) 简妮特·瓦斯科 (Janet Wasko)	
 第一部分 工业结构	 13
 第一章 工作室体系和好莱坞联盟.....	 15
汤姆·斯查兹 (Tom Schatz)	
第二章 资金与生产：创造好莱坞电影商品.....	52
简妮特·瓦斯科 (Janet Wasko)	
第三章 当代好莱坞的发行和营销.....	75
菲利普·德瑞克 (Philip Drake)	
第四章 影院放映：加速的影院.....	98
查尔斯·R.埃克兰德 (Charles R. Acland)	
第五章 辅助市场——电视：由挑战到安全的避风港.....	124
艾琳·R.梅翰 (Eileen R. Meehan)	
第六章 辅助市场——录像带与DVD：好莱坞的重组	140
弗雷德里克·沃塞 (Frederick Wasser)	
第七章 辅助市场——电子游戏：前景与挑战并存的新兴产业.....	155
兰迪·尼科尔斯 (Randy Nichols)	
第八章 辅助市场——录制音乐：电影原声的风险和没落.....	168
杰夫·史密斯 (Jeff Smith)	

第二部分 产业动态..... 181

第九章 劳动力：媒体集中度对电影和电视工作人员的影响 ... 183

苏珊·克里斯托夫森 (Susan Christopherson)

第十章 明星体系：好莱坞后工作室时代的产物 196

保罗·麦克唐纳德 (Paul Mcdonald)

第十一章 好莱坞和国家：美国电影业在全球化时代的垄断 215

曼杰纳斯·潘达克 (Manjunath Pendakur)

第十二章 好莱坞和知识产权 229

罗纳德·V.贝提阁 (Ronald V. Bettig)

第三部分 国际领域..... 241

第十三章 好莱坞和世界：出口或死亡 243

约翰·特伦伯尔 (John Trumbour)

第十四章 不列颠：好莱坞，英国 257

保罗·麦克唐纳德 (Paul Mcdonald)

第十五章 法国：爱与恨的故事

——法国和美国电影在法国视听市场 272

约尔·昂格斯 (Joel Augros)

第十六章 德国：好莱坞和德国之间特殊的关系 282

彼得·克拉默 (Peter Kramer)

第十七章 意大利：意大利市场的崛起和坠落 296

克里希那·P.贾亚卡 (Krishna P. Jayakar)、

大卫·沃德曼 (David Waterman)

第十八章	拉丁美洲：墨西哥和阿根廷如何应对北方的巨兽 (好莱坞) 并与之合作	311
	塔曼拉·L.法利科夫 (Tamara L. Falicov)	
第十九章	东亚：更好或更坏	326
	约翰·A.莱特 (John A. Lent)	
第二十章	印度：好莱坞主宰、消失且复生的地方	336
	尼丁·贾维尔 (Nitin Govil)	
第二十一章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外籍员工在好莱坞以及好莱坞南部	347
	戴维·纽曼 (David Newman)	
作者简介.....		363

引言：好莱坞电影产业新态势

保罗·麦克唐纳德 (Paul Mcdonld) 简妮特·瓦斯科 (Janet Wasko)

1932 年好莱坞环球工作室发行《木乃伊》(*The Mummy*) (卡尔·弗雷恩德 [Karl Freund], 美国) 之后, 这部电影成为该工作室 10 年间恐怖主题电影中的佼佼者。大约 70 年之后, 环球旧题重拍, 发行了《木乃伊》(斯蒂芬·索莫斯 [Stephen Sommers], 1999, 美国), 紧接着又拍摄了续集《木乃伊归来》(*The Mummy Returns*) (斯蒂芬·索莫斯, 2001, 美国)。

1932 年版本发行时, 环球与哥伦比亚、联艺公司 (United Artists, 简称 UA) 站在同一阵营, 是好莱坞的“小三强”。与“五巨头”工作室——福克斯、罗斯 (Loews) /MGM (Metro-Goldwyn-Mayer, 简称 MGM, 中文译为米高梅)、派拉蒙、雷电华 (Radio Keith Orpheum, 简称 RKO) 以及华纳兄弟——这些主宰电影行业的制作、发行以及上市环节的巨头不同, “小三强”的产业被限制在了制作和发行电影这类相对弱化的产业链上。

到 1999 年版《木乃伊》面世的时候, 环球工作室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 整个电影行业也是如此。20 世纪 50 年代初, 录音音乐品牌商德卡 (Decca) 成为工作室股东。50 年代末美国音乐公司 (Music Corporation of American, 简称 MCA) 收购了环球工作室的部分股份, 原本是为了利用其电视产品的录音设备, 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 它在 3 年之后却得到了整个公司。1990 年, 日本电子制造公司松下收购美国音乐公司之后, 新的持有人开始树立软硬件同步满足消费市场的目标。但是工作室的表现却没能达到松下的预期, 环球的电影、音乐和电视制作在 1995 年被低价出售。随后《木乃伊》(1999) 由一家加拿大饮料公司

施格兰 (Seagram) 旗下的工作室制作与发行。1999 年, 施格兰从环球的电影、录影以及电视节目中获得的 29.31 亿美元总收入中, 《木乃伊》作出了可观的贡献。但是, 当年施格兰收益最大的部门, 却是雪碧和酒的业务, 其利润排在环球音乐集团之前 (Seagram, 1999:60)。2000 年, 威望迪 (Vivendi) 这家法国公司拓展媒体通信业的一项重要措施, 就是收购了环球工作室, 《木乃伊归来》于是成为一家历史上更熟悉供水业务的公司的产品。

环球工作室制作 1932 年版的《木乃伊》时, 投资不到 20 万美元。之后版本则有完全不同的经济投入: 1999 版的《木乃伊》投资 8000 万美元, 续集更是达到了 9800 万美元。1998 年《木乃伊》拍摄完成, 后期制作等工作两年后才完成。在这些年里, 美国电影联盟 (MPAA) 估算, 每部电影的平均预算在 5270 万到 5480 万美元之间 (MPAA, 2003:19)。因此, 从任何角度而言, 《木乃伊》传奇的全新演绎, 都堪称是一个大预算行为。

考虑到拍摄这两部片子的巨大开支, 拓展观众市场于是显得势在必行。尽管靠恐怖元素可以保证赢得 1932 年版《木乃伊》的老观众, 但是新版本还是在故事中明确加入了动作和冒险元素。20 世纪 90 年代, 结合动作、冒险以及恐怖元素的电影, 证明可以赢得市场欢迎。凭借《木乃伊》以及《侏罗纪公园》(斯蒂芬·斯皮尔伯格, 1993, 美国)、《侏罗纪公园 2: 失落的世界》(斯蒂芬·斯皮尔伯格, 1997, 美国), 环球工作室在 20 世纪 90 年代赢得了巨大成功。新木乃伊系列电影的成功, 令人回想起派拉蒙曾经大放光彩的电影《夺宝奇兵》系列 (斯蒂芬·斯皮尔伯格, 1981, 1984, 1989, 美国)。环球工作室凭借新木乃伊系列, 复制了《夺宝奇兵》的成功神话, 使其不仅获得了专营权, 还赋予它以新的艺术生命。由于结合了前几部《木乃伊》的优势, 新版《木乃伊》获得了市场的广泛认可, 成为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好莱坞最受欢迎的电影。MPAA 显然也清楚地认识到木乃伊系列急于获得电影爱好者们认可的心理, 在评级上讲这两部电影都评为 PG—13。